



文壇逸話

卷一

文壇逸話

宏 徒 編

■ 文學研究會叢書 ■

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
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
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
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
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
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
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
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
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
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
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
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
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垂鑒

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

版 權 有 所 翻 印 必 究

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初版

民國廿一年國難後第一版
 九月印行

(二〇三八)

文學研究會叢書 文壇逸話 一冊

每冊定價大洋肆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編者 宏 徒

發行兼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
 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 上海及各埠

代序

「頭陀生來愚拙，不慣談龍談虎，只得說貓說狗。」洒家宏徒是也。蓬萊數載，訪仙未遇；泛棹回來，走頭無路。雖久已皈依我佛，卻還貪戀酒、肉、聲、色。有時野性發作，便也東塗西抹，胡謔幾句，送去雜誌補白；換得銀錢，好買咖啡、捲煙、花生米……今日天氣晴和，不免模倣東士亞美利加洲辛克勒亞上人，學他把火油抱在胸前，站立鬧市貶賣——這個主意不錯，行行走走，不覺已來到了十字街頭。待我把書擺開來，叫喊幾聲則個——

「過路的客官們，快來快來……」

「什麼說，怕這書裏所記的不是真實的，不肯買麼？」

「既然不肯買，就奉送一冊看看也罷！」

「什麼說正埋頭於什麼性教育之類的研究，就送一冊也不願意看麼？」
「……………」

目錄

史特林堡與婦人·····	一
文豪所得的稿費·····	四
馬克吐溫的領帶·····	六
阿那託爾法郎士不受人拍·····	九
龔枯兒兄弟·····	一二
託爾斯泰與二十八·····	一四
小兒的啼聲·····	一五
普希金的決鬪·····	一六

死刑臺上的杜思退益夫斯基·····	一八
暴虐狂與受虐狂·····	二〇
蘭姆姊弟的苦運·····	二四
詩人雪萊·····	二六
迭更司唱蓮花落·····	二八
金丸藥與紙丸藥·····	三〇
勃蘭特·····	三二
鮑特萊爾的奇癖·····	三三
屠格涅夫軼事·····	三四
痛罵男女關係者·····	三五
十返舍一九之滑稽·····	三六

南方熊楠這人·····	三八
華盛頓歐文的家·····	四二
詩人與小鳥·····	四四
巴爾札克的收入計劃·····	四六
巴爾札克的想像力·····	四八
哥德的晚年·····	四九
勃萊克的幼年·····	五〇
拜倫的幼年·····	五五

史特林堡與婦人

十九世紀的斯堪的那維亞半島，有三個偉大的天才，他們生在同一的時代。一個是易卜生，一個是般生，還一個便是史特林堡（Strindberg）。三人過着不同的生活：般生裏在溫暖的夢中，易卜生的主張徹底，史特林堡的是辛辣。

一八九〇年某日，史特林堡寄寓巴黎，忽然有一位珍客來叩他的門，開門一看，是他的故鄉的朋友般生。這時史氏展開他皺着的眉頭，好像春日的陽光溶解積雪似的。他的陰鬱，沈悶，厭人的性質，雖然住在繁華的巴黎，也不能爲之改變。這一天般生來訪他，他在日記裏記着，「般生實是一個可以懷念的男子，他恰像一個穿着 flock 的大孩子。」他所敬佩的般生的性情，和他正好相反。

讀過史氏的作品的人，都知道他是一個憎惡婦人者（women-hater），他這偏狹的性格，一半是天性使然；一半也因為他的身受的痛苦與環境使然。

一八四九年二月，他生在瑞典的首都司安克霍母。父親是一家汽船公司的辦事員，母親是家中的婢女。他有弟兄七人，他是第四個，生下地來，從沒有過着一天幸福的日子。家中是不絕的貧乏，應該享受溫情的少年的日子，在他完全沒有得着，暗淡的人生的苦悶，深深地刻在他的腦中了。他的自叙傳的小說婢女之子中，他詛咒自己的家庭是兒童的地獄。十三歲時，他的母親死了，但在他一點也不覺得悲傷；因為他的母親實是過於虐待他了。不幸又遇着兇惡的繼母，依然受着虐待，因此他憎惡婦人之情，更加厲害了。

十五歲時，他被一個年長於他的女子戀愛。十八歲時，他出外作家庭教師，儲了一點錢，進了維普沙納大學，想學醫生。這在他不以爲滿足，中途退了學，去做醫生的助手，做戲子的跟人。到了二十四歲，他發表了俄洛夫史劇，這是他的「出世作」，他因此出名，後來

和一個有丈夫的女優結婚，夫妻之間，常常失和，同居七年，終於分開了。這事他曾在愚者的自白裏面描寫過的。其後又與女流作家弗利達結婚，這次依然不能偕老，一八八四年所作的結婚，便是以自己的經驗寫成的。他的第三個太太是一個美貌的女優波色，這次是他覺得非常美滿的，但沒有幾年，又離婚了。

看他的作品，我們知道他有率直強烈的情感，然而結婚生活的快活，他終於不能享受。結果他被追逐到那極端憎惡婦人的世界裏。他一生所作的四十幾篇戲曲，差不多都是描寫性慾的爭鬥，兩性的不安，與憎惡女性的。

文豪所得的稿費

美國的短篇小說家愛倫·坡 (Allen Poe) 一生都在貧困中度日，享盛名後，雜誌社給他的報酬，每頁還不到三元。他三十二歲時寫給友人的信中，曾說，「我不要多的錢，只想做一年有五百元收入的工作。」他的傑作長詩烏鴉，發表在美洲評論 (American Review) 上，僅得到十五元的稿費。

歐文 (Irving) 的傑作見聞雜誌 (Sketch Book) 第一版賣了六百塊錢，可吐活夫人 (Stowe) 的黑奴籲天錄，可算是十九世紀的一篇傑作，也只賣了三百元。

稿費貴的，如但尼生 (Tennyson) 的詩海之夢，一行十鎊，可是密爾頓的失樂園，到他死後，合計也不過只得十八鎊的稿費。麥考萊著英國史據說得了十萬元的報酬。

吉卜林(Kipling)得名後，他的稿費，漸漸增加，一語一先令，總算潤綽的了。

馬克·吐溫的領帶

馬克·吐溫是美國著名的滑稽作家，他不僅有滑稽奇技的天才；他自己的性格，也含有滑稽輕笑在裏面。他的鄰舍就是著黑奴籲天錄（Uncle Tom's Cabin）的司吐活夫人，他常到夫人的家中談天，談的很久，而且時時去，已成爲習慣。有一天，他到夫人處談天回來，他的妻子看了他的模樣，說：

「你沒有結領帶就去的嗎？」

「呀！我沒有打上領帶嗎？」

「你忘了領帶，司吐活夫人不說你是獸子嗎？」

他的妻子覺得很不安的，他却很不在意。他說和夫人談了三十分鐘的話，他想平平

妻子的氣，便寫了一封信，附送一個美麗的小盒，送到司吐活夫人那里去。司吐活夫人打開盒子一看，原來是一根領帶。信上說：

現送上領帶一根，請你看看。我今晨在夫人處談了三十分鐘的話，所以請夫人也忍耐的看這領帶三十分鐘；縱然不願意，看後請即還我，因為我的領帶除了這一根外，沒有別的了。

司吐活夫人

馬克·吐溫上。

馬克所取的題材的範圍很廣，形式也極自由。他的「出世作」是一篇跳蛙（The Jumping Frog）記的是喀拉北辣斯州的實事。大意是：有一個好賭的人，他養着一匹青蛙，每日訓練牠跳躍，用手一觸蛙的尻部，牠就跳得很高的。藉此和別人的蛙比賽，以所跳的高低定彩。他所贏的錢也不少了。有一次他將和一個過路客人比賽，那客人說，可惜

我沒有帶蛙來。他說，那我去田裏代你捕一匹來吧。說畢，他去捉了一匹強大的蛙來了。賭賽時，奇怪極了，他自己一向訓練的百戰百勝的蛙竟跳也跳不動了，臨場代人捉來的蛙跳得多少高，這次輸了不少的錢。後來他覺得有異，仔細一看自己的蛙，見蛙的腹中塞了許多圓的鎗彈，他去追那客人，已不見蹤影了。原來當他去代人捕蛙的當兒，客人用匙塞了鎗彈進那蛙的腹裏了。

這篇跳蛙的題材本是有興趣的，加上馬克的藝術的天分，使他成了一篇傑作。

阿那託爾·法郎士不受人拍

法國現代有名的作家阿那託爾·法郎士有一次到舊書店裏去混，遇着了在某處由他人介紹過的一位貴婦人。那婦人特地走近這位做 *Dais* 的作者的身旁，寒暄了一會，說了許多討人厭的話。法郎士覺得不耐煩，想設法退走這位娘子軍，他說：

——馬丹，你愛讀我的書，我覺得很光榮的。甚麼書是你頂喜歡的呢？那婦人一時竟不能回答，格格的說，——唉……以下的話說不出了。在這當兒，法郎士替她說了一——

——是真珠母吧！那婦人急忙說，

——不錯，是的。這部大作真是豐富得很。

法郎士心中大笑，他想這「馬丹」實際不大讀他的著作，他索性再和她開一回玩